



中国现当代散文

1949—1976

雾 里 峨 眉

• 袁 鹰 主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散文

1911—1936—1949—1976—2000 1911—1936—1949—1976—2000

雾 里 峨 眉

◆袁鹰 主编

1911—1936—1949—1976—2000 1911—1936—1949—1976—2000

1949—1976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里峨嵋：中国现当代散文(1949—1976)/袁鹰主编 .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ISBN 7-5080-3374-4

I . 雾… II . 袁…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4392 号

雾里峨嵋：中国现当代散文(1949—1976)

袁 鹰 主编

责任编辑：高 苏 王 涛

封面设计：刘 纶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版 次：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 960 1/16

印 张：22.75

字 数：380 千字

定 价：24.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袁 鹰

二十一世纪刚迈开大步,华夏出版社策划为青年读者(确切地说是中学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出版一套中国现代和当代散文的选本,为青年读者提供上一世纪中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经典性的散文,帮助他们从这一大批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品中,看到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散文长河在刚刚过去的世纪中激荡出多么耀眼夺目的浪花,更从侧面感受和认识这一百年来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从沉沦、挣扎、复兴走向富强的艰辛历程。出版社这种把读者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远见的创意,我认为是严肃负责的,是脚踏实地而不是挂在口头上的为读者着想,因此愿意参与盛举,共同为青年读者竭尽绵力。因为,无论从提高文化水平、增强文化素质的要求,无论是学习和掌握祖国语言文字的要求,在中学时代这几年里,若是能够逐渐熟读一批经典的散文,打良好的基础,终生都会享用不尽。这是我们许多中年以上的人部有的亲身感受,用不着深奥的理论来说明的。

回想我自己从 1937 年到 1949 年读完六年中学四年大学和大学毕业前后又断断续续教了六年中学语文,这十二年中一直与不同时期的中学生晨昏相处,朝夕与共,在阅读学习散文作品里共同经历心灵的悸动,共同体会喜怒哀乐,也共同得到美的享受。那些流传千古的经典名作如《前出师表》(诸葛亮)、《兰亭集序》(王羲之)、《桃花源记》(陶渊明)、《春夜宴桃李园序》(李白)、《陋室铭》(刘禹锡)、《师说》(韩愈)、《岳阳楼记》(范仲淹)、《秋声赋》(欧阳修)、《前赤壁赋》(苏轼)、《指南录后序》(文天祥)、《梅花岭记》(全祖望)……那些脍炙人口的现代范文如《秋夜》、《雪》、《纪念刘和珍君》(鲁迅)、《笑》、《往事》、《到青龙桥去》(冰心)、《落花生》(许地山)、《没有秋虫的地方》、《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叶圣陶)、《绿》、《背影》、《荷塘月色》(朱自清)、《差不多先生传》(胡适)、《陶然亭的雪》(俞平伯)、《红梅上的一幕》(孙福照)、《海燕》(郑振铎)、《钓台的春昼》、《方岩纪胜》(郁达夫)、《鸟的天堂》(巴金)、《白马湖之冬》(夏丐尊)等等,在那十二年中,不止一次听老师讲授,也不止一次向学生讲解。几十年后至今还留下深刻印

象的，自然绝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只不过是耳熟能详不用怎么思索就能信手写下罢了。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还保留在现在中学语文课本里，也可能已经逐渐被淘汰，一批新的作品代替了它们的位置，但是不论如何，它们作为中国散文高峰典范的位置是无可取代的，它们曾经闪耀的光辉也是无法泯灭的。

青少年朋友从这一批散文中首先可以感受到我们民族语言文字的无穷魅力，那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字也不能比拟的。我们的汉字，作为象形文字，集形象、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特性，它作为语言的独特魅力，是永远不可能改变，也永远不能替代的。俄国十八世纪末文豪屠格涅夫晚年侨居法国时，写过一篇精彩的散文《俄罗斯的语言》，表达飘泊异邦时节对祖国文字的深情眷恋，全文不长，译成中文也仅有一百零几个字：

2

在惶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思念着我祖国命运的日子里，给我鼓舞和支持的，只有你啊，伟大的、有力的、真挚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如果没有它——谁能看见故乡的一切，谁不悲痛欲绝呢？然而，这样一种语言如果不是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可置信的啊！

这篇名文，倘若把“俄罗斯语言”改成“汉字”，是完全适合的，也该不会是对伟大作家的亵渎。汉字语言美最集中的表现，可以是诗，更能为多数人接受的，是散文。不论古典散文还是现代散文，都是如此。

我们不妨约略回顾一下中国现代和当代散文走过的脚印。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国革命的先行者顺应历史潮流，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将中国历史推进到现代的轨道，同时也屈辱地被迫登上二十世纪的世界舞台。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散文必然要为这个悲剧的命运所左右，自然形成了它的主流和基调。在受任编选1911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当代散文时，而对浩淼的长河要选取一百多万字有代表性的作品，笔者实在不胜惶恐，因为优秀作品太多了。幸而十年前华夏出版社出版过一套《华夏二十世纪散文精编》八卷本，提供了选择的基础。于是，就从那八卷本中再加精选，又参考了世纪交出现的不少精美选本，弥补了八卷本由于在1995年出版未及选入二十世纪最后五年作品的缺陷，略作整理和扩充，将编选范围延伸到世纪之末，帮助读者回眸上世纪的散文，领略一下现当代散文长河的绚丽风光。

我们首先选了一部分近百年来精深警辟而又颇具文学色彩的政论、时评和杂文。

前半个世纪的作品，大多产生于国事蜩螗、世情变幻的时日，内忧外患，一齐压在作者的心头。那些以先天下为己任的作者们，都是慷慨悲歌，壮怀激烈，以笔为刀，矛头直指黑暗政治和黑暗社会，向往和追求光明前程。后半个世纪的作品，作者们都经历了几十年春风秋雨、夏日冬霜，有可能也有条件更多更深地了解和感受人民群众的爱憎，也就更能自觉地旗帜鲜明地直面人生，自觉地充当群众的代言人，爱民之所爱，憎民之所憎，秉笔直书，匡正时弊。不少人遭逢厄运，九死一生，仍然正气凛然，无怨无悔。那些以血肉之躯为代价的作品，它们的思辩力量和批判光芒，时历几十年岁月依然熠熠生辉，即使进入政治清明之世，我们依然需要。实际上，也一直有这类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好文章，在当前五光十色、千变万化的生活中不断起到警钟和响箭的作用。

中学作文最常见的类型是叙事和抒情。散文最主要的题材也是这两类。本书所选叙事散文，作者们大都用朴素平实的手法，从现代史上变幻倏忽的时代风云中，撷取了一片片云彩，展现在读者面前。二十世纪的峥嵘岁月，虽然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但对我们的华夏大地，却是以往任何一个世纪所不能比拟的。概括地说，就是：王纲解纽，皇朝覆亡；军阀纷争，遍地刀枪；天灾人祸，百孔千疮；强敌侵凌，国土沦丧；全民觉醒，御侮救亡；浴血苦斗，河山气壮；生死决战，立马长江；宏图大志，意气昂扬；歧途迷误，动乱颠狂；剪除凶逆，万民欢畅；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港澳回归，华夏同光……一切一切，全部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或正面或侧面地来到不同时期作家们笔下。他们同我们的民族一起经受灾难和幸福，痛苦和欢欣，沉沦和奋起。个人的浮沉荣辱，家庭的离合悲欢，也无一不与时代共命运。因而这类作品里，无论写通都大邑还是边陲村落，无论写沿海新区还是高原小县，也无论写台湾、香港、澳门，都可以从中真实地看到世纪的影子，即使是一枝一叶。请读者特别注意那些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年代沦于敌手的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和台湾作家们的散文，他们满怀悲怆和愤恨，却又不能直抒胸臆，只能曲折地抑郁地诉说自己的见闻，侧面地点滴地叙述那一段难忘的历史。

抒情散文本是古往今来散文的传统，“五四”前后二三十年间，一大批陶情冶性、脍炙人口的至情名文，滋养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一直成为小学到大学课本中的范文，组成现代散文的华彩乐章。可惜近几十年中，有一段时期光焰黯淡，乐声岑寂。人间真情被陷蔽、被封闭、被扭曲，竟至成为不合法的东西。在那样的气氛里，作家的心灵常是忐忑不安，散文的脚步也难免蹒跚摇晃。耀眼的画图中可能透露几笔

幽暗的翳影，悦耳的歌声中可能隐藏几缕苦涩的叹息，欢愉的笑容也可能夹杂几片轻淡的愁云。种种无可奈何的艰难处境和心路历程，非亲身经受的人是不可能深切感受和理解的。值得庆幸是进入历史新时期，作者们终于摆脱了种种羁束，完全能潇洒自如、无拘无束地剖析自己的七情六欲，宣泄自己的苦辣酸甜，于是我们才又有了一批至情至性之文。其中，怀人伤逝之作占有相当大数量。无论父母情、子女情、师生情、同志情、朋友情、乡里情，全是人间的真情，这样的好文章只觉其少，不嫌其多。上世纪中叶的二十多年间，人祸频仍，冤狱不断，成千上万的民族菁英遭凌辱以至惨死，酿成旷古罕见的时代创伤和民族悲剧。雨过天晴之后，自然涌起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散文写作的一个高潮，影响深远。它们不只是悼念一个人、一群人，也是镌刻一个不平常年代，一段谁也不能忘却的历史，一场永远不应该重复的教训。

应该感谢几代作家不断捧出游记精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史是中国文人传统，无论身处顺境地还是逆境，只要有可能，总爱登揽江山，留连光景，触景生情，托物寄意，于是挥洒成文。陆游有赠人诗云：“君诗好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诗如此，散文也是如此。从上世纪初起，现代文坛上先后出现一批擅于缓景状物的高手。他们那些精湛典雅、自然如画的美文，带着一代代的读者走向东南西北，扩大视野，开拓胸怀，领略神州大地和五洲四海的山川风物、民俗人情。近十多年来，国门敞开，迎接八面来风，使更多人瞩目海外，关心世界，渴望更多地域处游记，其中有不少写得比前人更精更深，也更有分量。

这里还选了一小部分随笔小品，数量并不多，却也是散文的一格。随笔这种体裁是我们民族散文传统中别具特色而又受到钟爱的奇葩异卉。这种文体最便捷，最自由，最无拘束，宇宙之大，尘土之微，天地万物，人间万事，处处都能找到合适的题目。当代作者随笔，比起前人，它们更贴时代和生活，也更挥洒自如，从容冷静，比前辈们的优雅隽永更多几分思辩，多几分睿智，多几分幽默，可以说都是使人欣喜的新气象、新收获。

当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怀反复阅读面前的五百多篇作品的同时，也无可奈何地表示深深的遗憾：一百年间优秀散文是那么丰富，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新人新佳作有如带着朝露的春花，联翩出现，使人应接不暇。而我们这套选集的容量又只能这么多，取舍之间，很费踌躇，反复思量，难以定夺。一直到即将付梓，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第四卷只能硬性地很不合理地决定每位作者只选一篇，即使将篇幅扩充为上下两册，有些文情并茂，感人肺腑的好文章，仅仅由于字数较长，不得不舍去。好在许多选本

和作者的专集都在，读者可以浏览欣赏。

我们不敢说这套选集就是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范本。我们只是为当代青少年读者和散文爱好者提供一批经过时间考验仍然具有艺术生命力的佳作。如果你对散文有兴趣，愿意加入散文的队伍，那么，就请你踩着前人的脚印，大胆拿起笔来，真实地写出你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悟所求，发挥你的才华和智慧，在散文长河中再增添闪光的浪花吧！要知道，许多前辈大师们，一代代读者尊敬崇拜的作家们，在写出你们所赞赏的那些作品的时候，也正是你们现在的青春年华啊！

2003 年深秋

目 录

胡 风	不死的青春	(1)
林海音	窗	(7)
张秀亚	孩子与鸟儿	(9)
	父与女	(11)
钟理和	贫贱夫妻	(15)
魏 巍	谁是最可爱的人	(24)
巴 金	我们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28)
	从镰仓带回的照片	(31)
叶圣陶	登雁塔	(35)
	游了三个湖	(39)
赵树理	一张临别的照片	(44)
傅 雷	与傅聪书(六封)	(47)
子 冈	官厅少年	(56)
杜 埃	花尾渡	(61)
秦 牧	社稷坛抒情	(65)
	古战场春晓	(69)
沈从文	天安门前	(73)
徐 迟	归 来	(76)
艾 青	养花人的梦	(79)
白 桦	洛阳灯火	(81)
方令孺	在山阴道上	(85)
老 舍	养 花	(89)
萧 乾	初冬过三峡	(91)

万 全	搪瓷茶缸	(95)
碧 野	天山景物记	(97)
冰 心	小桔灯	(103)
	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105)
流沙河	草木篇	(107)
吴祖光	雾里峨眉	(109)
何 为	第二次考试	(117)
郭 风	夜宿泉州	(120)
	叶 笛	(122)
李若冰	山·湖·草原	(124)
杨 遂	绿岛家书(八则)	(129)
菡 子	黄山小记	(142)
黄秋耘	行吟阁遐想	(145)
柯 蓝	早霞短笛	(147)
刘白羽	日 出	(153)
	红玛瑙	(155)
陶 铸	松树的风格	(161)
靳 以	黄浦江的早晨	(164)
叶君健	天安门之夜	(167)
韩北屏	丽日南天	(171)
韦君宜	忆西榆林	(176)
叶 笛	穷 巷	(181)
陈残云	沙田水秀	(183)
杨 肖	荔枝蜜	(189)
	金字塔夜月	(191)
袁 鹰	井冈翠竹	(195)
方 纪	挥手之间	(198)
吴伯箫	记一辆纺车	(204)
艾 煊	碧螺春汛	(207)

	善卷游	(212)
冯 牧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215)
于 敏	西湖即景	(220)
严 阵	牡丹园记	(225)
韩少华	序 曲	(229)
曹靖华	凭吊“新处女”	(232)
	洱海一枝春	(236)
周瘦鹃	听雨听风入雁山	(240)
李健吾	雨中登泰山	(242)
琦 君	毛 衣	(246)
高 绺	西昌月	(251)
李广田	花 潮	(255)
	山 色	(258)
林 遐	落 日	(261)
季羨林	马缨花	(264)
峻 青	秋色赋	(267)
孙 犀	黄 鹶	(272)
范烟桥	太湖碎锦	(275)
司马文森	班芝兰	(278)
敖德斯尔	牧马人之歌	(282)
茹志鹃	叮叮的小铃声	(285)
林 林	蝶恋花	(291)
张菱舲	待月草	(294)
余光中	登楼赋	(297)
	听听那冷雨	(301)
舒巷城	小流集	(306)
罗 兰	写给秋天	(313)
	那南风吹来清凉	(314)
刘以鬯	俯 视	(318)

罗 琅	阳光雨露	(321)
郭 枫	空山鸟语	(323)
梅 苑	澹庐散记	(325)
侣 伦	乡村里一个寒夜	(332)
谢 璞	珍珠赋	(334)
王鼎钧	那 树	(337)
季 薇	横贯探幽	(340)
萧 白	四月阳明	(342)
艾 雯	绿水三千	(346)
佚 名	广场——纪念碑	(350)
	特殊的祭奠	(351)

胡 风 (1902—1985),原名张光人,曾用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三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中国作家顾问。主要作品有诗集《野花与箭》、《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评论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为了明天》;译文集《人与文学》;散文集《人环二记》等。

不死的青春

《野草》题辞底后半段: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将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当时,1927年,正是蒋介石完成了罪恶滔天的叛变,把革命打入了地下的“静穆”的时间,正是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他不得不用火热的字句宣布了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的分别,在他们之前歌颂了在地下运行、奔突的地火,而且确信会一旦喷出,将烧尽野草和乔木。他看见了“我将大笑,我将歌唱”的时期。

然而,战士底战书或者成绩,有必要死亡与朽腐么?能够死亡与朽腐么?

在“肩住黑暗的闸门”的思想战士,他的全部愿望是黑暗底灭亡和新生底出现,他

只是为了这而献身战斗的。献身，不是“孤注一掷”而是“余及汝偕亡”。“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更何况不只是“时弊”而是一部旧的历史，这个“地面”？用笔的战士也得抱着用枪的战士底心，用肉手托起炸药和敌人底碉堡同时粉碎。

但当然，战士底肉体和碉堡同时灭亡了，但他的精神将永远照耀。而反映了现实要求，而且发生了战斗光采的真实的生命，是会通到将来，且要留到将来的。白血轮和病菌的比喻，是只能当作为了说出战斗的决心和战斗的诚心。

二

2

再看一看罢。

在以鲁迅自己为冲锋兵的人民革命派底第一个战斗年度，1918年，我们就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如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惟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甘为萤火，期待炬火或太阳，而且以预计自己的消失为幸福。在这个勇迈前进的冲锋兵里面，同时就包含了这种无我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即使并不就完全等于今天我们所有的集体主义，但至少也应该是集体主义底一种初生状态了。因为是初生状态，它带着纯净的色彩，它含着无畏的生意。

到了他逝世的1936年，当从死亡暂时挣脱了出来，意识恢复了的时候，深夜静无人声，他的第一个思想就是这个斗争着的世界和斗争中的人们：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墙壁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一个人底生命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相通相关，这存在才是真的存在，这生活才是真的生活，就一定会觉得自己更切实，而且非生活下去不止了。只有能够无我者才能够找到真我；经过了十八年的战斗和锻炼，他的集体主义达到了一种沉静光明的境地，有着深远的感受，含着无尽的潜力。

那么，朽腐算什么呢？死亡算什么呢？而且，怎样会朽腐，怎样会死亡呢？

三

3

力量总是从存在着的力量产生出来，生长起来的。

第一个，而且是最基本的源泉是祖国大地上的劳动的人民，劳动人民底纯真的生命，痛苦的负担或坚强的韧力。我们面前出现了年幼的闰土们(《故乡》)，天真的游伴们(《社戏》)，朴实的老船夫们(《社戏》)，等等；接着，我们面前出现了中年的闰土们，阿Q们，华大妈和老栓们(《药》)，等等。

从他们出发，就能够正眼地直对敌对的方面，祖国大地上的黑暗势力底冷酷和凶狠。我们前面出现了一幅“人吃人”的壁画，那上面君临着赵太爷们，赵白眼们，举人们，秀才们，假洋鬼子们，地保们(《阿Q正传》)，等等。

幼童的鲁迅，受到了这样的哺养，受到了这样的洗礼，使他的血肉之身终于生长成了我们所看见的血肉之身。

因为是这样的血肉之身，所以才能够“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来壮大自己；因为是这样壮大起来了的血肉之身，所以，一到战斗底发花期的时候，就喷泉爆发似地，深情而又多情地叫出了亿万人所有的心里的声音：“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人类间应有爱情……”(《热风》)。应有爱情，也就是说应有斗争，一定要通过斗争。

就这样，革命的人道主义，破天荒地在古老中国大地上面奔涌出来了。那里面流贯着人民性或阶级性的火热的血液，对于千万的开始自觉的“人之子”们，劳动人民底

先进分子们，怎样能够不发生光华而又坚强的吸力呢？

所以，在发动战斗的第一个年度，俄国革命底第二年，1918年，他就马上从俄罗斯大革命里面“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号召我们向这个曙光“抬起头”来。

所以，到了战斗的中途，又用总结性的明确的字句宣布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鲁迅底战斗开端，或者说人民革命派底战斗开端，那内在的根据当然是在欧战期间中国资产阶级底勃起和同时俱来的无产阶级底发育和觉醒，但对鲁迅或人民革命派说来，不管在逻辑性的主观认识上如何，却是诞生在无产者这一边，满怀着劳动人民底火热的渴求，带着初生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冲上前线的。

然而，既然是人之子，那就当然不是神之子。他还要和战斗一同发展，他的集体主义的精神还要和战斗一同发展的。

战斗，一边是友，一边是仇。

对于仇，要“睁了眼看”，愈看愈清，愈看愈深，他自己曾经用譬喻说过，像希腊神话里的巨人，热烈地拥抱他的敌人，为了把他摔死；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反戈一击，易致强敌的死命”。“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以对于敌人的认识和憎恨来养育自己，壮大自己。

对于友，对于人民，要“革命之爱在大众”，要“看地底下”，追求“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吸取露，吸取水”；为了得到身内的新陈代谢，因而才能够“挤出的是牛奶，血”。

那么，对于自己，临到需要执著什么的时候，临到需要割弃什么的时候，还能够不“心悦诚服”地顺着集体主义的要求的么？

他自己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的解剖我自己。”

他自己说：“到了打着自己的疮痕的去处，我就咬紧牙关忍受……”

一个思想战士，如果他的战斗要求不愿经过考验，那他是为什么作战，又怎样能够作战呢？换一个说法，如果一个集体主义者不通过自我批评或自我斗争去获得战

斗的实力,又怎样能够是集体主义者,有什么值得献出的呢?

然而,这并不是等于应该让苍蝇们来随便撒污,也不等于应该向暗地里掷来的“石子”和背后泼来的“秽水”鞠身致谢,即使那是貌似“友人”或心虚的友人掷来泼来的。因为,自我批评或自己斗争是为了追求真理,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决不是为了赢得一个谦谦君子的名誉的。在战斗过程中,难免有以不关痛痒处的或不到进入痛痒程度的“自我批评”做盾牌,靠了这,马上反过来污友为敌,以伪乱真的现象,但那和真的自我批评是并非一事的。

而真诚的思想战士,虽然对于自己,对于战友,绝不能“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总是在自我斗争中发展前进,但对于“怨敌”,就是到了力尽倒毙的时候,是“也一个都不宽恕”的!

五

是这样,才能够坚持战斗,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即使在“我的心分外地寂寞”的时候,也能够坚持战斗。因为,另一面,他正是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相通相关,能够“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

他能够再接再励——

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

他也会欲进不能进——

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

然而,思想战士,经过了人民底哺养和魔火底锻炼的思想战士,他是要决然前进的。——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

到这里,从“悲凉漂渺”的表情里面就奔涌出庄严宏大的境界了。因为,只要依靠